

松 植 著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likely a military leader, wearing a cap and a high-collared jacket. The image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江 南 陈 毅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江南陈毅

松植著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责任编辑：卜整海

封面设计：姜学亮

江 南 陈 毅

松 植 著

*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 二 一 四 工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 印张10.5 · 23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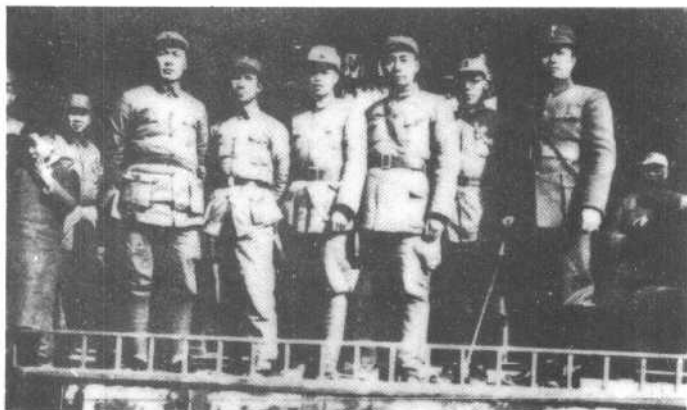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098 定价：1.98元



在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陈毅

周恩来副主席和新四军部分领导干部在云岭合影。（右起依次为：叶挺、朱克靖、周恩来、傅秋涛、粟裕、陈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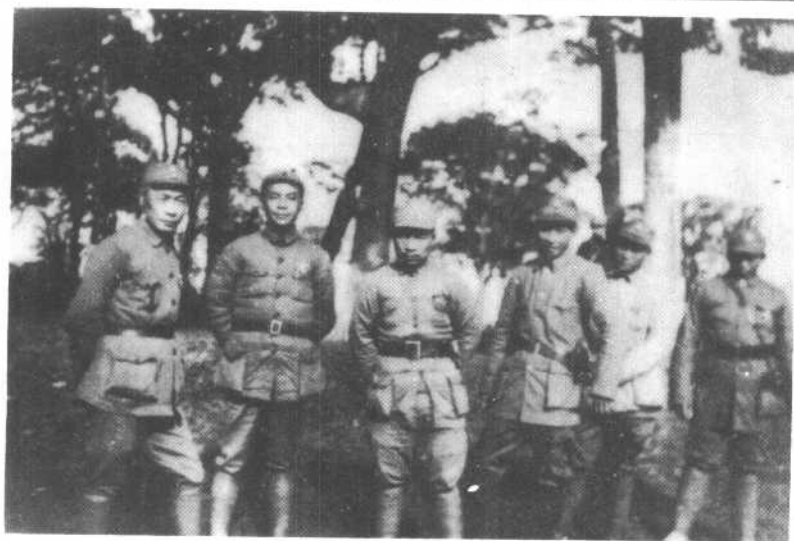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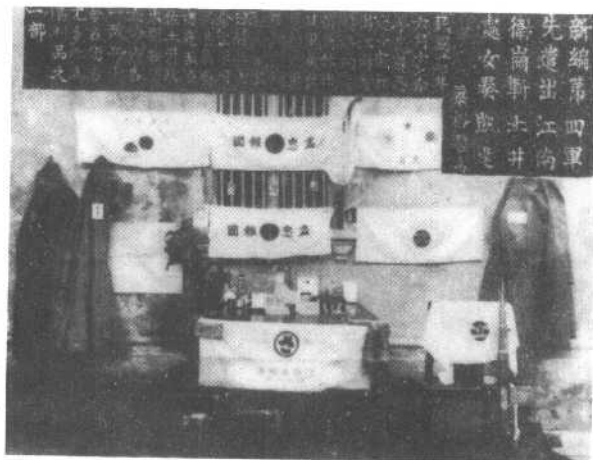


陈毅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



韦岗战斗的部分缴获



陈毅、刘炎（左二）和部分东进部队负责人叶飞（左四）、吴焜（左三）等在水西合影

江南抗日义勇军在苏州、常熟、太仓、无锡、江阴地区积极开展对敌斗争。这是在无锡一带活动的一支“江抗”小分队



新四军在日军
“梅花桩”据点中的
江南水乡小路上穿行



陈毅在江南积极
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
日。这是他和丹阳县
长等合影



一九四〇年春节，陈
毅和张茜在江南指挥部驻
地水西村结婚。这是他俩
婚后在村边的合影

1938.6—1939.12



目 次

第一章 “行不得呀，哥哥！”	(1)
出师不易	(1)
啊，江南！	(9)
固城湖畔	(16)
第二章 “脱手斩得小楼兰”	(23)
烟雨莽苍苍	(23)
浅 水	(28)
从南镇街到乾元观	(36)
打一仗，再打一仗	(47)
第三章 大地的回声	(57)
机关枪和请柬	(57)
通济河，在默默流淌	(66)
王者之师	(75)
高高竖起的大旗	(83)
第四章 三伏时节	(90)
在另一块土地上	(90)
张超视察	(99)
初会冷容庵	(108)
第五章 阴 影	(118)

决非偶然.....	(118)
夜, 风雨潇潇.....	(124)
第六章 “死牢”与“大海”.....	(132)
来自“孤岛”的报告.....	(132)
溶溶月, 淡淡风.....	(139)
光杆司令.....	(147)
此地有诸侯八百.....	(154)
第七章 你有你法, 我有我法.....	(165)
(1) 死地.....	(165)
(2) 守土抗战之责.....	(174)
(3) 微斯人, 吾谁与归.....	(183)
第八章 春天里的春风.....	(192)
(1) 老项.....	(192)
(2) 向南巩固, 向东作战, 向北发展.....	(201)
(3) “春光照眼意为痴”.....	(209)
第九章 非法 + 非法 = ?	(217)
(1)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217)
(2) 失踪了的司令.....	(228)
第十章 大江彼岸.....	(239)
(1) 三头四面.....	(239)
(2) 北上.....	(244)
(3) “客过风兴敌惶急”.....	(252)
(4) 延陵大捷.....	(259)
第十一章 大块假我以文章.....	(268)
(1) 过来吧, 老项.....	(268)

元宵真佳节.....	(276)
一位姓林的“老板”	(283)
政治脾气.....	(292)
第十二章 龙归大海	(300)
副总指挥大驾光临.....	(300)
光辉的“五·四”	(308)
告 别.....	(315)
龙归大海.....	(321)

第一章

“行不得呀，哥哥！”

出 师 不 易

丰乐河绿得发蓝。她从黄山直下，经潜口、岩寺等镇折向徽州，蜿蜒注入新安江。屯（溪）黄（山）公路依傍着她，一黄一绿，在阳光下，象一条黄金翠玉镶成的双色彩带。民国廿七（一九三八）年春，按照国共两党谈判的协议，新四军下山开赴抗日前线。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和军部（注），先后到达岩寺、潜口一带集中待命。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就驻在岩寺西南三十里的屯溪。

这天傍晚，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副军长在岩寺桥头踱来踱去。他不时朝屯溪来的公路上翘望，略显清瘦的脸上隐隐露着着

（注） 根据国共两党合作谈判决定，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闽、浙、赣、粤、湘、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长江以南的分别编为第一、二、三支队，长江以北的编为第四支队。

急神色。项英是在等候从三战区谈判归来的叶挺军长。

叶挺军长这时还没有回到党内。因此，在项英看来，和他的关系还有点统一战线性质。但是，他当年是孙中山的警卫营长、黄埔教官、北伐名将，和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老同学、老同事，所以，新四军同第三战区打交道，项英总是请他去。前天，叶挺又去和顾祝同谈判新四军向江南敌后进军的路线问题。这是个项英最感挠头的问题：三战区天天催逼新四军向敌后进击，却不认真考虑新四军的进军路线，又迟迟不给新四军发放被装经费和枪支弹药。项英交代叶挺：路线问题至为重要，一定要考虑周详，选择妥贴。心里的意思则是想同时借此拖延些日子，无论如何要待三战区来点验，争取国民党发给弹药经费之后，再开始行动。刚才接得叶挺电话，说谈判完毕，意见基本一致，他已动身回军部。项英对这个“基本一致”着实放心不下，生怕叶挺“大意失荆州”，所以一放下饭碗就来此迎候。

公路上三个军人匆匆而来，没有骑马，项英知道那不是叶挺。稍近一看，原来是一支队司令陈毅和他的副官及特务员（即警卫员）。皖南新春乍暖还寒，陈毅穿着件空壳棉大衣，晃晃荡荡，走得很快。自从国共二次合作，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以来，陈毅是最忙的一个。上各个山头劝说部队下山，和国民党谈判，日夜奔波；连岩寺这个集中地点也是他到各处踏勘后选定的。这次，他是去祁门和川军联络的。在屯溪下了长途汽车，三十里快速行军急急赶回岩寺来。

项英出于望外，心里嘀咕：这“陈爽子”，怎么刚去就回来了？他原说到川军那儿搞一批枪支弹药的，却是两手空空……项英快步迎过桥去。

陈毅瘦削而有些虚白的脸上渗着细汗。他摘下帽子，正要脱大衣，项英连忙制止：“不要脱，小心感冒。”

陈毅还是把大衣脱了下来，交给了身边的曹副官。“没得关系，心里火气大得很呢！”

项英明知情况不妙，还是止不住问：“怎么，谈不妥贴？”武器弹药此刻对新四军是太重要了。

陈毅摇摇头：“走，回家去说。”

项英告诉陈毅，他在等候叶军长；叶军长和顾祝同不知商量了一条什么路线，叫人不能放心。陈毅说，路线问题，有军长作主，可以不必忧虑；三战区在江南的举动却是必须立即商量的大事。项英听陈毅说得严重，就跟着他回转身来。

项英、陈毅并肩走在前面，曹副官等跟在身后。走了几步，陈毅憋不住了：

“我看，我们还是得考虑赶快向敌后挺进。”

“唔？”项英站住了脚步。

“我在祁门听说，顾祝同又已任命了茅山的两个游击司令：一个叫朱永祥，一个叫程式正。”

“哦？”一向沉稳的项英也不免吃惊起来。茅山是三战区划定给新四军东进敌后活动的“游击”区域。可是，茅山四周早已刀枪密布：南边和西边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北边京沪铁路一线和长江沿岸的南京、镇江等都是日军占领的重要城市；东边既有日军又有国民党的特务武装——五万人枪的“忠义救国军”；茅山几县象朱永祥、程式正那样的“司令”，三战区已委任了不少。国民党的这武装、那司令，名义上是为了和新四军“合作”抗战，骨子里还不是为了牵制新四军！现在又打进两只钉子，分明

是想让新四军“游”不转、“击”不动嘛！项英止不住恼火地骂了一句：“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不过，项英觉得陈毅不先把武器弹药的问题与川军谈妥，却为此事匆匆赶回，有些因小失大。陈毅和叶挺都主张快入敌后为上。可新四军是红军游击队经过三年苦战后百不余一保留下来的革命血本，现在枪无一支好枪，子弹没几发子弹，吃的穿的都无着落，几乎等于是赤手空拳，如何东进？项英又牵挂起叶挺那个不放心的“基本一致”来。他边走边回头张望，又等了片刻，不见叶挺影子，默默地和陈毅回到住处。

陈毅看出了项英的矛盾心理。陈毅也明白，第三战区一方面催逼新四军东进，一方面又迟迟不来点验，不发放经费弹药，无非想既让新四军到南京附近打头阵，从南面牵制一下徐州会战的日军，又使新四军到江南后落个弹尽粮绝、伤亡惨重的境地。项英连叫“我不上这个当”，是一语中的的。但是，党中央有“抓紧有利时机，积极主动深入敌后”的精神，陈毅自己也深感“只有到敌后才有出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等待补充和尽速东进，还是后者弊轻利重。他在项英屋里坐下，接过项英的特务员端来的茶杯，想了想，说：

“副军长，不能尽等着他们来点验了，让我们一支队先走吧。再不走，到那边恐怕连汤都要喝不上了。”

“不点验，他们就不发经费，不发饷，不发军装，不补充枪支弹药，你有什么本钱东进？”

“武器弹药国民党部队不是在江南丢的到处都是嘛！”这个道理陈毅已说过不止一次。

“那钱呢？他们一不准你收税，二不准你征粮，吃什么？穿

什么？”

“可是党中央一再叫我们要积极主动……”

“党中央——”项英没有往下说，他不好说。他认为党中央不了解江南的特殊情况：江南对蒋介石、日本侵略军来说，都是心腹要地，不象华北，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队几乎跑光，我八路军可以长驱直入；在江南，敌人派驻重兵，国民党去而复来，而且先我组成了大批游击队——这不，又任命了两个司令！再说，是平原水网……不先把部队装备好训练好，匆忙出动，是不可取的。面前这位“陈爽子”，好处是乐观坚定，坦率热情，绝无耍权术、记宿仇、争权做小动作的毛病；但是“好冲动”，“喜欢大动作”，轻易让他带一支队深入敌后，弄不好会把“血本”赔光。恰好此时曹副官和特务员已送来饭菜，项英便说：“吃饭吧，喂饱了肚子再说。”

正吃着，叶军长回来了。叶挺一身毛料军装，扎三角皮带，佩中将军阶，穿长筒马靴，持枪管手杖，英俊挺拔。他说话做事都是军人风度，简洁明快，只不大擅于言辞。他是在屯溪吃了早晚饭驱马而来的。坐下喝了口茶，便告诉项英、陈毅，他和顾祝同商定的结果是：取道南陵，尽速东进。

果不其然，一个快走，一个南陵，都是使项英失望的“结果”。项英内心很是恼火，可瞅了叶挺一眼，忍下了，只说：“这条路线，两旁国民党部队和日寇都相当密集啊！”

陈毅却说：“走南陵就走南陵！南陵是川军五十军的防区，军长郭勋祺是我的老相识。现在合作抗战，我相信，我去联络，可以顺利通过。”

项英沉吟不语。叶挺也不再说话。项英是政治局委员、中共

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是共产党在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陈毅虽只是一支队司令，在党内却是新四军分会副书记、东南分局委员。在他俩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他不便马上插嘴。

项英终于开口了：“待报告中央后再决定吧。”

当晚，项英给党中央发了电报，申述了他的理由，表示：不能接受南陵路线。他相信：新四军的东进，势必会在继续谈判中再拖些日子，以待饷械的补给。

出乎项英的意料，中央马上回了电报，电文还是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拟定并签发的。回电说：南陵一带如系山地，开经南陵一带亦未为不可。并指出：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据敌侧后，正好活动。

项英为难了。正如他此后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说：三战区屡次催逼，“显然是将我们送出至敌后听其自生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可是，军委的指示也不能违抗啊。如何才能做到两全呢？

他把陈毅找来，把电报给陈毅看了。陈毅自然高兴，说：“我带一支队先去，也算是进行战略侦察嘛！我会见机而作的。”

陈毅的话启发了项英。他又和叶挺、袁国平、张云逸等商量再三，终于作出了一个决定：委托陈毅先组建一个先遣支队，深入江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同时，请叶挺再去三战区催促，尽快点验，尽快发放饷款军需，补给枪支弹药。

先遣支队很快就组建起来了。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日暖风和，由三个支队的侦察连和一批排以上干部组成的先遣支队共三百余人，集合在屯黄公路旁潜口的一个祠堂前，整装待发。公路上，